

大莊嚴經論卷第三

慈三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有弟子能堅持戒爲人宗仰者一切
世人并敬其師我昔曾聞有諸比丘曠野中

第二

行爲賊剽掠剥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
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
同伴言今者何爲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
傷草今若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
得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
諸比丘等旣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
無衣服爲日所炙蚊蟲蚤之所唼燒從旦
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
獸交橫馳走野狐群鳴鶴鳩雉呼惡聲啼叫
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等善聽人命

促短如河駛流設處天堂不久磨滅況人間
命而可保乎命既不永云何爲命而毀禁戒
諸人當知人身難得佛法難值諸根難具信
心難生此一一事皆難值遇譬如盲龜值浮
木孔佛之正道不同於彼九十五種邪見倒
惑無有果報修行佛道必獲正果云何惜哉
如此危脆不定之命毀佛聖教若護佛語現
世名聞具足功德後受快樂如佛說偈

若有智慧者能堅持禁戒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名稱普聞知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亦獲解脫果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掐傷樹葉故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彼得出龍時能堅持禁戒
其事爲甚難戒相極衆多分別曉了難
如劖林棘聚處中多傷毀愚劣不堪住

護持如是戒

是諸比丘爲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動轉恐
絕於草傷犯禁戒自相謂言我等修行亦如
彼秤均平處所不令增減今在怖難恐懼之

處執志不虧始別俾健以斯賤命當貿貴法
人天之樂及涅槃樂我等今者更無所趣唯
第三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造作衆惡業或得生人道
竊盜姪他妻王法受刑戮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如是亦難計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鷄犬麋鹿禽獸等爲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未曾有少利我等於今者
爲護聖戒故分捨是微命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必定捨軀命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若毀犯禁戒現在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假復諸惡獸擗裂我手足
終不敢毀犯釋師子禁戒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禁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
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
國王遇出畋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
處王遇見之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裸形者
爲是尼捷爲是沙門作是念已遣人往看諸
比丘等深生慙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
第三沙門何故如之右肩黑故使即還返白言大
王彼是沙門非爲尼捷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彼爲賊所劫慚愧爲草穀
王今應當知彼爲賊所劫慚愧爲草穀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

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所繫手猶如鸚鵡翅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雖知處危難默住不傷草

如林爲火焚犧牛爲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無病似有力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轉汝等豈不知

爲呪所迷惑爲是苦行耶爲自獸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曰

此草甚脆弱頓絕亦不難但爲佛世尊

金剛戒所縛守諸法禁戒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悉是鬼神村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如似呪場中爲蛇晝境界以神呪力故毒蛇不能度牟尼尊晝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並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爲力持戒爲良田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橙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誰有智慧者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心甚歡喜即爲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釋師子所說

寧捨己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復次若人內心賢善則多安隱利益一切都是故智者應修其心恒令賢善我昔曾聞有諸

比丘與諸佑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悸懼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

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涸渡波浪大海之難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爲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爲自全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心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人天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受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讚比丘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爲沙門
汝寶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艱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未爲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跡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復次若不見道跡雖復多聞不能得拔生死
之苦是故智者應求見諦我昔曾聞兄弟二
人俱共出家兄得羅漢弟誦三藏時彼羅漢
語三藏言汝可坐禪三藏報曰我明當坐禪
羅漢比丘復語之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未
行道者如救頭然即說偈言

今日造此事 未必到明旦 人命不可保
宜速修善業 死大軍來至 無可求請處
若其命終時 不知從何道 寂寂隨業緣
莫知路遠近 命如風中燈 不知滅時節
汝言明當作 期言甚虛妄 死虎極暴急

都無有容縱 一旦卒來到 不待至明日
死王多殘害 汝應生怖畏 當知身危脆
命速難可保 求離世解脫 懈熱無所及
佛法中堅實 今若見道跡 後無悔熱患
應捨莫愛惜 所謂得道跡 多聞業虛偽
譬如盲執燈 虽多聞博達 不獲道跡者
必須見道跡 虽多聞博達 若欲求自利
敷演諸法相 分別釋疑難 言辭善巧妙
皆發歡喜心 又使一切人 悉得於調順
雖有如是事 臨終心錯亂 隘於惡道中
智者所嗤笑 汝之所說法 言辭字句滿
次第說因果 美味悅心意 甜如甘蔗漿
雖能作斯事 不能自調順 未斷三惡趣

自未得解脫 空用是事爲 凡夫不可信
宜速求見諦 汝有大名稱 或云善說法
雖有空名譽 於汝將何益 當觀察內身

默然修禪定 昔來多聞者 其數甚衆多

無常所遷謝 存者極渺少 勸苦求名譽

雖得復散失 慧三 佛說有爲法 一切悉無常

過去恒沙佛 成就三達智 今皆般涅槃

名字亦隨滅 是故亦隨滅 應勤修精進

捨離於名稱 專求於解脫

三藏答言正爾當作未久之間身遇重病恐

命將終深生悔恨而說偈言

怪哉我今日 於佛聖法中 戒聞雖具足
而不得見諦 我今若死者 與狗亦無別
洄流沒生死 如彼陶家輪 我今可哀愍
未得證道跡 師長垂慈矜 勸我學禪思

我不奉法教 都不習少分 是故於今者
不得見其諦 我執釋迦文 大明之法燈
而爲無明首 不能自照了 以不能照故
永沒生死苦

其諸同學聞其病患咸來瞻視見其恐懼皆
悉驚愕各作是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多聞
之人有智慧力能知無常是故汝今不應憂
怖時病比丘即便說偈答同學言

我先蒙教誨 當習坐禪法 今日至明日
窟墮自欺誑 今此一生中 空過無所獲

是身如聚沫 我不深觀察 橫計爲堅實
不覺死卒至 專著多聞法 生於最勝想
忽爲死躰吞 悔恨無所及 如修多羅言
應當習坐禪 專精莫懈倦 滅結之所說
佛有如是教 不能隨順行 悔熱火所燒

令我心焦惱 我今甚暗劣 譬如墮愚者
於彼六道中 不知趣何道 本知將來世
得聞佛語不 周迴三有中 爲遇何等人
亦不知未來 爲作何事業 或能喪本心
興起於三毒 不修諸善事 但造於衆惡
嗚呼大苦哉卷三 我爲自欺誰 已得離諸難
應獲出世道 云何爲癡悞 放逸而自恣
時諸同學聞說偈已重安慰言汝旣多聞又
堅持戒宜應自寬何爲憂怖乃至如是病比
丘言我今病困諸賢見捨必死無疑涕泣流
淚而白兄曰願少近我由我愚惑不奉兄教
今者病篤必就後世願兄垂愍當見拔濟今
離大苦即說偈言

同處佛法中 汝稱沙門寶 數數教誡我
愚劣不承順 我以斯事故 倍復生悔熱

盛夏鬱蒸熱 猛焰燒熾然 我之背恩教
悔熱復過彼 我今無所恃 唯當歸依法
復還得出家 不虛著法服 願必獲道果
學問諸餘業 捨之不復爲 專精求解脫
更無餘事求 假使將來世 求於見諦者
皮肉及筋骨 體脉消乾竭 身命趣自在
終不捨解脫 又願未來身 常勤修善法
晝夜六時中 精進初不廢

時病比丘說是偈已心懷惶悸其兄見之生
大憂愍而作是言善哉善哉子今乃能深生
卷三 悔恨發于誓願但先教汝不用我語驚悔於
後將何所及而說偈言

疾病以困篤 大命不云遠 支節皆舒緩
刀風解其形 湯藥所不療 醫師捨之去

左右咸稱言 怪哉決定死 諸親婦女等
對而悲啼哭 臨終大恐怖 驚畏苦難喻
設當平健時 知死有斯苦 誰不發道意
克獲解脫果 盛年無患時 懈怠不精進
但營衆事務 不修施戒禪 後遭重病疾
諸根如火然 臨爲死所吞 方悔求修善
彼病比丘即便命終還生人中時阿羅漢以
天眼觀知其生處數到其家此兒漸大乳母
抱持將詣僧坊至羅漢所捉兒不堅失手撲
地頭打石上兒大瞋恚捨身命終墮地獄中
時阿羅漢復以天眼而觀察之見在地獄生
苦難處而說偈言

嗚呼大數敗 生處難可救 佛力尚難拔
況我能救濟 繫心慧無漏 非苦所能修
地獄中苦惱 無有暫樂心 尚無暫樂心

云何得繫心 以無繫念故 不得慧無漏
如是之難處 云何可救拔 地獄受大苦
不可以方喻 設復強爲譬 人中死爲苦
少可得爲喻 彼苦恒過此 如火著乾薪
無有暫冷時 地獄苦亦爾 無有暫憩息
地獄中陰身 皆如融鐵聚 热惱燒然苦
不可得稱計 宜應除懈怠 是故先修道
勤修於正道 必使盡苦際 卷三十一是故先修道
剋獲解脫果 然後以多聞 而作妙瓔珞
復次見此事已應驚悟尊豪榮位無得常者
我昔曾聞栴檀剎尼吒王將欲往詣剎尼吒
城於其中路見五百乞兒同聲乞匁言施如
我王聞是語便生悟解即作是念彼寤寤我
我於往日曾更貧苦今若不施後亦如彼即
說偈言

由其先世時 多饒錢財寶 說言無可施
今獲斯貧賤 設我今言無 後亦同於彼
時有輔相名曰天法下馬合掌而白王言此
諸乞兒咸言如我王答臣言我聞其語然我
所解與汝有異汝之所解謂爲乞索錢財雜
物我所解者當爲汝說汝今善聽即說偈言
此諸乞兒等 故來寤寐我 以斯貧賤形
示我今得見 自言受此身 慳不惠施故
放逸所欺誑 受是苦惱形 愚劣諸乞兒
示我如此義 自言曾爲王 猶如星中月
寶蓋覆頂上 左右衆伎直侍從悉莊嚴
聞者皆避路 雖有如此等 種種衆妙事
由不布施故 今受貧賤苦 福樂迷汝心
不覺後有苦 人帝應當知 我今甚毒苦
宜當修布施 莫使後如我

輔相天法聞是偈已深生歡喜合掌白王如
佛言曰見他受苦當自觀察王於今者實合
佛意見彼乞兒則能覺悟善哉大王意細乃
爾能覺是事善解分別佛所說義大王稱寶
能持大地真是地主不虛妄也所以者何能
善分別佛法深義聰慧明達是故稱王爲大
地主即說偈言

地主常應爾 此意爲無上 此意難可恒
能自利亦難 人身極難得 信心亦難生
財寶難可足 福田復難遇 如是一一事
極難得聚會 僕如大海中 盲龜值浮孔
如斯之難事 大王盡具有 是故於今者
不應恣心意 人身如電光 暫發不久停
雖復得人身 危脆不可保 臨終兩肩垂
諸節皆舒緩 雖有四威儀 進止自不由

眼目已上耶 將爲死毒中 親屬在其側
覩之咸悲泣 以手觸其身 安慰言勿懼
旣見親慰喻 益更增悲感 決定知已去
涉於死長途 雖有衆財物 不可爲資糧
諸脉斷絕時 顏色皆變異 命來催促已
如油盡燈滅 當於如斯時 誰能修布施
持戒及忍辱 精進禪智等 如斯時未至
宜應勤用心

復次若命終時欲齋財寶至於後世無有是處唯除布施作諸功德若懼後世得貧窮者應修東施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名曰難陀是時此王聚積珍寶願至後世默自思惟我今當集一國珍寶使外無餘貪聚財故以自己女置姪女樓上勑侍人言若有人齋寶來求女者其人并寶將至我邊如是集斂一國錢

實悉皆蕩盡聚於王庫時有寡婦唯有一子心甚敬愛而其此子見於王女儀容瓊瑩姿貌非凡心甚耽著家無財物無以自通遂至結病身體羸瘦氣息微惙母問子言何患乃爾子具以狀啓白於母我若不得與彼交往定死不疑母語子言國內所有一切錢寶盡無遺餘何處得寶復更思惟汝父死時口中有一金錢汝若發冢可得彼錢以用自通即隨母言徃發父冢門口取錢既得錢已至王女邊爾時王女遣送此人并所與錢以示於王王見之已語此人言國內金寶一物蕩盡除我發冢取故得是錢財王遣人徃檢虛實使人旣到果見死父口中錢處然後方信王聞是已而自思忖我先聚集一切寶物望持此寶至于後世彼父一錢尚不能得齋持況

復多也。」說偈言

我先勤聚集 一切衆珍寶 望齋諸錢物
隨已至後世 今觀發冢者 還奪金錢取
一錢尚不隨 況復多珍寶 復作是思惟
當設何方便 得使諸珍寶 隨我至後世
慧三
昔者須生王 將從諸軍衆 幷象馬七寶
悉到于天上 羅摩造草橋 得至楞伽城
吾今欲昇天 無有諸梯橙 次詣楞伽城
又復無津梁 我今無方計 持寶至後世
時諸輔相聰慧知機已知王意而作是言王
所說者正是其理若受後身必須財寶然今
珍寶及以象馬不可齋持至於後世何以故
王今此身尚不能至於後世況復財寶象馬
者乎當設何方今此珍寶得至後身唯有施
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福報資人必至後

世即說偈言

莊嚴面目者 臨水見勝好 好醜隨其面
影悉現水中 莊嚴影則好 妒穢則影醜
今身如面貌 後受形好影 莊嚴形戒慧
後得可愛果 若作惡行者 後受報甚苦
信心財以物 供養父母師 貧窮困厄者 即是後有水
施戒慧業影 亦復彼中現 於中見面像
宮人諸妓女 臣佐及吏民 王有衆營從
如其命終時 悲戀送冢間 到已便還家
無一隨從者 宮後侍直等 庫藏衆珍寶
象馬寶輦輿 一切娛樂具 國邑諸人民
苑園遊戲處 悉捨而獨遊 亦無隨去者
唯有善惡業 隨逐終不放
若人臨終喘氣蘞出喉舌乾焦不能下水言

話不了瞻視不端筋脉斷絕刀風解形支節
舒緩機關止廢不能動轉舉體酸痛如被針
刺命盡終時見大黑暗如墜深岸獨遊曠野
無有黨侶唯有修福爲作親伴而擁護之若
爲後世宜速修福即說偈言

若人命終時 獨往無伴黨 臺 畏定當捨離
所愛諸親友 獨遊黑暗中 十四 可畏恐怖處
親友皆別離 孤檠無徒伴 是故應莊嚴
善法之資糧

爲滿此義故婆羅留支以六偈讚王即說偈

言

雖有諸珍寶 積聚如雪山 象馬衆寶車
謀臣及咒術 專念死時至 不可以救免
宜修諸善業 爲已得利樂 目如青蓮者
應勤行戒施 死爲大恐畏 聞者皆恐懼

一切諸世間 無不終沒者 以是故大王
宜應觀死苦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爲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人命壽終時
財寶不隨逐 壯色及盛年 終不還重至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爲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彌力那僕沙 耶耶帝大王
及毘豆摩羅 婆伽趺利不 翹離奢勢夫
踰越頻世波 如是人中上 衆勝大王等
軍衆及群官 悉皆滅沒生 欣感相續生
意念次第起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慈三十五 使已受快樂 宜勤行戒施 財寶及榮貴
此事難可遇 福祿非恒有 身力有增損
一切無定相 地主亦非常 如此最難事
今悉具足得 目如青蓮者 應具修諸善
使已受快樂 宜勤修戒施 勸勇有力者

能越度大海 專念健丈夫 能超度諸山
設作如斯事 未足名爲難 能利益後世
是事乃爲難

復次此身不堅是故智者應當分別供養尊長者則名爲以不堅法易堅固法我昔曾聞牟尼種中有王名曰阿育信樂三寶若於靜處見佛弟子不問長幼必爲下馬接足而禮爾時彼王有一大臣號名耶賒邪見不信見王禮敬諸比丘等深生謗毀而白王言此諸沙門皆是雜種而得出家非諸刹利及婆羅門亦雜毗舍首陀羅等又諸皮作及能織者巧作博瓦剃鬚髮師亦有下賤旃陀羅等大王何故而爲作禮王聞是語默然不報別於後時集諸大臣勅諸人言我於今者須種種頭不聽殺害仰汝等輩得自死者即語諸臣

汝今某甲仰得是頭復告某甲仰得彼頭如是展轉遍勅諸臣仰得異頭不聽共同別告耶賒今又仰汝取自死人頭各各皆使於市中賣如是頭等餘頭皆售唯有人頭見者惡賤遠避而去無有買者衆人見之咸皆罵辱而語之言汝非旃陀羅夜叉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行被罵辱已還詣王邊而白王言我賣人頭不能今售返被呵罵王復語言若不得價但當虛與時彼耶賒尋奉王教入市唱告欲虛與人市人見已復加罵辱無肯取者慧三十六耶賒慚愧還至王所向王合掌而說偈言牛驢及象馬 腳羊諸畜頭 一切悉獲價競共譁買取 諸頭盡有用 唯人頭穢惡無有一可用 虛與不肯取 而反被呵罵況復有買者

王問耶賒汝賣人頭何故不售耶賒白王人所惡賤無肯買者王復問言唯此一頭爲可增惡一切人頭悉可惡乎耶賒答王一切人頭悉可惡賤非獨此一王復問言今我頭亦復如是爲人惡耶耶賒已懼不敢對默然而住王復語言我於今者施汝無畏以實而說我今此頭亦可惡耶耶賒對曰王頭亦爾王復語言爲審爾不耶賒復言審爾大王王告耶賒若此人頭貴賤等同皆可惡者汝今云何自持豪貴種姓色智以自矜高而欲遮我禮敬沙門諸釋種子即說偈言

唯有此人頭見者咸譏呵責之無所直虛與惡不近遙見皆生瞋言不祥鄙惡此頭膿血汙鄙頭甚可惡以斯下賤頭貿易功德首雖向彼屈伸毫釐無損減

王告耶賒言汝雖見比丘雜種而卑賤不能觀其內真實有道德汝愚癡邪見迷惑錯亂心計已婆羅門獨有解脫分自餘諸種姓無得解脫者若欲爲婚姻當求於種族若求善法者安用種族爲若其求法者不應觀種姓雖生上族中造作極惡行衆人皆呵責是則名下賤種族雖卑微內有實道行爲人所尊奉是則名尊貴德行既充滿云何不禮敬心惡使形賤意善令身貴沙門修諸善信戒施聞具是故可尊尚宜應深恭敬造作惡行者汝今寧不聞釋種具大悲牛王正道者所說之法耶以三危脆法貿易三堅法佛無有異語故我不敢違若達世尊教不名爲親善譬如壓甘蔗

取汁棄其滓 人身亦如是 爲死之所中
屍骸委在地 不能復進止 恭敬修諸善
是故應當知 以此敗壞身 貿易堅牢法
猶如火燒舍 智者出財物 如水沒伏藏
亦應速出寶 此身終敗壞 宜貿易堅法
愚人不分別 堅與不堅法 死軍卒來至
如入摩竭口 當於如是時 驚恐大怖畏
如酪取生酥 及以於醍醐 是名取堅法 何故說斯者 此身如電揣
不生大苦惱 此身亦如是 泡沫及沙聚
於後命盡時 終不生悔恨 取已酪瓶破
不修諸善行 取其堅實善 修善百劫住
憍慢而縱逸 死法卒來至 堅於須彌山
其心極熾熱 猶爲火所燒 智者應如是
酪瓶喻如身 汝不應遮我 貿易堅實法
愚癡黑暗者 自言我尊貴 修善取堅法
言說之燈炬 照察己身中 我執十力尊
責賤無差別

音釋

剽匹妙切剥北角切唼作答切燒乃了切
攻劫也剥犧也唼薦也燒擾亂也
舉古堯切剥剥犧也唼薦也燒擾亂也
孝鳥也剥凡耕切剥莫候切𦗷此尚切𢃏物
剥也剥剥弱也剥莫候切𦗷易斷也𢃏招苦也
𦗷莫交切剥剥弱也剥莫候切𦗷正作𢃏𢃏縛
𦗷牛也剥剥弱也剥莫候切𢃏切爪持也𢃏縛
𦗷莫交切剥剥弱也剥莫候切𢃏其季切𢃏心動也

大莊嚴經論卷第三

皮肉筋骨等 三十六種物 貴賤悉同等
有何差別相 名衣及上服 衆具有別異
智者宜勤身 作恭敬禮拜 設使行諸善
是名取堅法 何故說斯者 此身如電揣
泡沬及沙聚 芭蕉無堅實 如此危脆身
修善百劫住 堅於須彌山 及以於大地
智者應如是 貿易堅實法

卷三

十一

竊 羊主切
嬾 懶也
螻 蚂蟻切
也
大蛇也
櫻 伊戲切
嬰孩也
劙 居例切
勾
乞求也
宿 音教
目
莫見切
回切
美也
禪 懈也
視也
持也
西
明鬼
切大也
懶 疲也
端 尺冗切
疾息也
環 璋
持也
營營也
姑娘也

售

賣

滓

濁也

搏

徒官切

覩

聚也

卷三

十九